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史紀事本末 第四十八卷 平南贛盜

武宗正德六年夏四月，江西盜起，命右都御史陳金總制軍務，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軍務討之。先是，江西諸郡盜賊蠱起，贛賊犯新淦，執參政趙士賢。靖安賊胡雷二等據越王嶺瑯瑤寨，華林賊陳福一破瑞州，既而撫州東鄉、饒州桃源洞等處賊亦作亂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、東蘭等處狼兵合征之。七年春正月，南贛巡撫都御史周南率兵攻破大帽等山寨，盡平之。大帽山交界江、閩、廣三省，賊首張番瓊、李四仔、鍾聰、劉條、黃鏞等聚徒數千流劫，攻陷建寧、寧化、石城、萬安諸縣。南分遣江西兵從安遠入，攻破巢穴七，廣東兵從程鄉入，攻破巢穴九，福建兵從武平入，攻破巢穴八，擒番瓊等，悉斬之。俘獲賊屬，奪回良善甚眾。二月，江西按察司副使周憲率兵討廬山、左湖、盆塘賊，敗之，擒斬數百人。

四月，周憲移軍攻華林賊於仙女寨，拔之。進克雞公嶺，先後擒斬千餘人。進薄華林，絕其出道，賊益窘。

五月，周憲攻華林賊，及其子乾俱死之。先是，陳金檄周憲等分兵三路討華林賊，憲率兵進，會謀者言賊饑疲，憲信之，遂檄兵夾攻。其二路失期不至，憲與賊戰，獨深入。山谷峻險，賊憑高發擗石下如雨，兵敗，憲被執，刀中憲首，血流滿面，左臂復中鎗，不能行，大罵賊不絕口。賊怒，支解之。子乾見父被執，躍馬直前，中流矢，力戰墮崖死，賊勢復振。事聞，贈憲官，諡忠愍，旌其子。

六月，南昌知府李承勳，會同按察使王秩督兵進攻華林賊，承勳招降賊帥黃奇，置麾下，有智略，任用之。人謂勳宜防不測，承勳益親信，令宿帳中，奇感奮，誓以死報。承勳乃令奇入賊寨說其黨，多來降者，與約期，令俟報。至期，承勳令土酋岑選精兵五百人夜與俱至山下。承勳令黃奇密入寨，誘所與約降者來，既見，復縱之去，令為內應。承勳乃與猛師五百人夜銜枚登山，歷重險上，黃奇與數人前導。至壘，賊方鼾睡。直夜者擊三更，奇拔柵率眾入，五百人奮刀砍之，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。賊倉卒不知所為，求甲仗皆不得，斬首三千餘級。餘眾奔出壘，乘夜逃匿山谷。候曉，搜諸山，又斬獲千餘人，華林賊遂平。於是移兵擊靖安瑯瑤寨賊，盡俘之。都御史陳金奏江西華林賊已剿平，桃源賊王浩八願撫，加金太子少保，餘論功行賞有差。

冬□月，命右都御史陶琰總督諸軍務事。初，廷議以河北、江西諸寇未平，故復敕琰總理軍務事，至則劉六已滅，王浩八聽撫。琰慮浩八謊詐難信，乃奏設兵備，及簡拔郡寮有才者，分處要害。

八年春正月，桃源賊王浩八等復作亂，率五洞蠻兵與東鄉賊分劫州縣。命操江副都御史俞諫提督軍務，同總兵劉暉率狼兵進剿。夏四月，江西兵備副使胡世寧約王賽一內應，引兵征東鄉賊樂庚二、陳邦四等，盡擒之。東鄉故賊巢，世寧撫御反側，務立信義，樂庚二、陳邦四怙亂復叛，悉擒滅。王賽一效順有功，奏原其死。既而修城濠，遷縣治經，武賑饑，百姓晏然。

五月，江西參政吳廷舉單騎入桃源，諭劇賊王浩八等，計擒賊渠以出。桃源賊用兵歷年，征討費以萬計，而賊益熾。廷舉欲用奇謀取勝，免胄單騎入賊巢，諭令解散，為賊所留，耀武劫威，廷舉略不為動。久之，因得以識其左右有謀勇者，陰結之，使執其渠，因奉廷舉歸。

俞諫率狼兵大敗桃源賊於裴源。初，諫因吳廷舉被執，移兵桃源進剿，知府李承勳曰：「賊乏食，必掠裴源積粟，請贛兵及南昌兵自岳陽分兩翼伏裴源待之。」賊果入裴源，大敗遁去。

桃源賊巢棄奔突四出，踰饒、信，縱掠徽、衢諸州縣。初，賊聞狼兵至，頗懼，欲降。按察司王秩欲受之，已有約。議者以賊反覆不可信，欲乘兵威撲滅，取降者殺之，賊復大亂，棄巢奔突四出，劫掠徽、衢等處，民被其害。

六月，總督浙江軍務都御史陶琰、巡撫應天都御史王績會總制江西都御史俞諫，夾攻桃源賊王浩八於徽、衢，平之。初，琰慮桃源賊聽撫難信，預為之防，至是，果突入境，督兵會剿，餘黨悉平。總制俞諫奏江西賊平、請建東鄉、萬年二縣，分治地方，撫安人民。從之。

□二月，俞諫調兵征建昌賊徐九齡等，平之。建昌賊為患數年，勢逼益府，官軍不能討。至是，諫命師悉擒以還。

九年三月，總制軍務俞諫檄兵備胡世寧等，會兵剿臨川四寨宿盜，盡平之。

□月，升南昌知府李承勳浙江按察司。太監黎安欲奪承勳功，誣陷之，大理卿燕忠即訊廣信，得直。

□二年二月，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檄四省兵備官選募民兵操練。初，陳金討桃源、華林諸賊，多所招撫，未大示懲創；又民間父兄被殺者，不得報讎，時相詬訾，諸凶不自安，轉徙嘯聚，不數年仍起為盜。又南贛地多山險，易為巢穴。南安、橫水、桶岡諸寨，有賊首謝志山、藍天鳳，漳州、汀頭等寨有賊首池大鬻等。於是福建、江西、湖廣、廣東之界，方千里皆亂。兵部尚書王瓊知守仁才，特薦用之。守仁至，以前者多調狼達土軍，糜費踰萬，乃使四省兵備官於各屬弩手、打手、機快中，選驍勇有膽力者縣千人，少或八九百，選最者優廩餼，署為將領。其兵備原額官軍，汰老弱三分之一，各縣賢能官統之，專守城隘。所募精兵，隨各兵備官屯札，別選官分隊統習之。於是各縣屯戍既足防守，而兵備召募者，又可應變出奇，盜賊漸知所畏。

三月，王守仁調三省兵，攻信豐、龍南流賊，連敗之。賊突至信豐，守仁令乘險設伏，厚集以待之，乃潛令兵往，逕道夾攻。賊奔潰象湖山拒守，又潛兵搗其巢穴，大敗之。賊復潰入流恩、山岡等巢，尋遁去。

五月，王守仁調兵攻何塘洞山寨，賊首張師富等及長富村等處二□餘巢，平之。其脅從餘黨，悉願攜帶家口，出官聽撫，守仁委官安插復業四千餘人。復檄知府季敦調兵擒賊帥陳能，平其巢穴。

秋七月，王守仁請提督軍務。許之。初，守仁上疏論狼兵所過，不減於盜，轉輸之苦，重困於民。乃請便宜行事，期於成功，不限以時，兵眾既練，號令既明，事無掣肘，可以相機剿滅。眾迂其議，屢不報。尚書王瓊慨然曰：「朝廷有此等人，不與以柄，又將誰用？」因守仁疏復議，即奉旨改提督南贛、汀、漳等處軍務。

冬□月，王守仁討汀州左溪賊藍天鳳等，平之。天鳳等與贛南下新、穩下等洞賊雷文聰、高文暉等盤據千里，守仁集從事議曰：「諸巢為患雖同，事勢各異。以湖廣言之，則桶岡諸巢為賊之咽喉，而橫水、左溪諸巢為之腹心；以江西言之，則橫水左溪諸巢為賊之腹心，而桶岡諸巢為之羽翼。今不先去腹心之患，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，進兵兩寇之間，腹背受敵，非吾利也。況賊但聞吾檄湖廣夾攻桶岡，橫水、左溪必觀望未備。出其不意，可以得志。橫水、左溪既破，移兵桶岡，勢如破竹矣。」乃遣都指揮許清率兵自南康新溪入，知府邢珣率兵自上猶縣石人坑入，知縣王天與率兵自上猶縣白面峪入，皆會橫水。指揮鄭文率兵自大庾縣縣安入，知府唐淳率兵自大庾縣縣都入，知府季敦率兵自大庾縣穩下入，縣丞舒富率兵自上猶縣金坑入，皆會左溪。知府伍文定、知縣張戢各率兵從上猶、南康分入，以遏奔軼。守仁親率兵千餘，自南康進搗橫水，與諸軍會。分佈既定，乃以初七日分道並進。守仁至橫水，謝志山等倉卒據險拒之。守仁未至賊巢三□里駐兵，夜募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，各執一旗，齎銃礮，由間道攀崖上險，分佈近賊巢左右極高山頂，伏覘賊。度我兵至險，舉礮火應。又預遣人夜率壯士緣崖上險，奪發其滾木礮石。□二日，守仁率兵進至□八面隘。賊方憑險迎敵，忽聞近巢諸山頂礮聲如雷，煙燄漲天。守仁麾兵進逼之，賊大驚失措，謂官兵已盡得其巢穴，遂棄險走。我兵乘勝驟進，指揮謝景、馬廷瑞兵由間道先入，焚賊巢。賊退無所歸，大奔潰，遂破橫水大巢。邢珣、王天與等各破數巢，皆會於橫水。鄭文、唐淳等各破數寨，皆會於左溪。會天霧雨，休兵。已諜知諸潰賊收集餘眾，據險立柵，然倉卒無資糧。守仁乃下令各營皆分兵為奇正二哨，一前攻，一後繼，用土人為鄉導。自是諸營各分道破餘巢，伍文定、張戢亦連破數巢，入會左溪，賊悉平。

□一月，王守仁會兵攻桶岡。初，守仁乘橫水、左溪之勝，遣人諭以禍福。於是桶岡賊鍾景納款降。守仁使夜入賊巢諭之，期以初一日使人於鎖匙籠出降。賊方恐，見使至，皆喜。而橫水、左溪賊持不可，遲疑未決，守仁遣使於鎖匙籠促降。而別遣邢珣率

兵入茶坑，伍文定率兵入西山界，唐淳帥兵入□八磊，張戢帥兵入葫蘆洞，俱冒雨入。藍廷鳳方於鎖匙籠聚議，忽聞諸兵已入險，皆震愕，急奔入內隘，阻水為陣。邢珣麾兵渡水前擊，張戢衝其右，伍文定又自張戢右懸崖繞出賊旁，賊敗走。舒富、王天與亦由鎖匙籠入。賊悉眾奔□八磊，唐淳嚴陣迎擊之，賊又敗。會日暮，扼險相持。明日，諸軍合勢並擊，邢珣先破桶岡大巢，諸軍奮勇並進，俘斬甚眾。湖廣兵亦至，賊餘眾遁入山谷。守仁遣諸將分道捕之，於是橫水、左溪、桶岡之賊略盡，賊首藍廷鳳、蕭貴樞等皆斬獲無遺。守仁出師凡兩月，平賊巢八□四處。遂議於橫水等處建城，設安遠縣治，控御三省。捷聞，擢守仁右副都御史。

□三年春正月，王守仁討涑頭賊，平之。先是，守仁征橫水、桶岡等賊，慮涑頭賊乘虛出擾，乃使人賞以銀布，諭降之。惟賊首池大鬚不從。守仁計兵力未暇羈縻之，勿深問。有金巢等率眾降，守仁厚撫之，令從征。及橫水破，大鬚懼，遣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，詣守仁亦降，即願從征立功，實規虛實為內應也。守仁知之，令從別哨，遠其歸路。陰使人分召近涑頭諸縣被賊害者詢之，得其情，各授方略，遣之歸，令密集兵眾，候平桶岡報師期。及桶岡平，大鬚益懼。守仁遣使至涑頭，賜諸賊牛酒，見賊嚴為備，詭語使者曰：「龍川新民鄭志高、盧珂欲讎殺掩襲，故備，非虞官兵也。」守仁佯信其言，怒盧、鄭，移檄臨川，廉二人擅兵狀，且令大鬚除道，候還兵討之。大鬚假使來謝，無勞官兵，當自防禦之。盧珂、鄭志高、陳英者，龍川已招新民也，仍領舊部三千餘眾。時諸縣民皆為大鬚所脅，三人者獨抗賊，賊讎之。守仁還兵，三人來告變，言大鬚反狀。時池仲安方領兵在守仁所，守仁乃佯怒三人，收縛，將斬之，曰：「大鬚方遣弟領兵報效，安得有此？」仲安遂叩首辨列三人罪惡，守仁佯信之，械繫珂等，置之獄。守仁密使人至獄中諭以意，令三人無恐，且遣使歸，集眾以候。

□二月二□日，守仁還至贛，張樂大亨將士，下令橫水、桶岡既平，涑頭歸順，境內無虞矣。民久勞苦，宜休兵為樂。遂散兵使歸農，乃遣仲安歸報其兄，以盧珂被繫故，遣使令大鬚勿撤備，以防珂黨掩襲，大鬚意乃大安。守仁別購仲安所親，說仲安令自來投訴，云：「官意良厚，何可不親一往謝？況使盧珂等言無所入。」大鬚信之，謂其下曰：「欲伸先屈，贛州伎倆，須自往觀之。」遂帥其徒四□餘人自詣贛。守仁先已檄諸郡縣及龍川等，勒兵候報，至是探知大鬚就道，亟遣使發諸路兵候涑頭。然道經賊巢始達，則使別竇一檄為捕盧珂黨與者，佯示賊。賊果問，見檄遂不為意。大鬚至贛，謁守仁，見軍門無用兵形，又覘知珂等繫獄，意益安，遣人歸報其黨，謂事無他。守仁乃夜釋珂等，使間道歸發兵，而令諸官屬以次設牛酒，日宴犒大鬚等，緩其歸。久之，度珂已至家，諸郡縣兵當大集，守仁乃設犒於庭，先伏甲士，引大鬚等入，悉擒之。出珂狀訊之，皆服，遂悉置獄，而趣諸路同抵賊巢。守仁率親兵由龍南縣冷水逕直搗下涑大巢，諸路兵皆令入三涑。賊弛備既久，驟聞官兵四集，驚懼，乃分投出御，而悉其精銳千餘，據險設伏於龍子嶺。官軍為三衝，犄角進，指揮余恩首擊賊，戰良久，賊敗。王受等追之，伏發被扼。適推官危壽兵至，鼓噪前衝之。千戶孟俊率兵繞其後，賊大潰，遂克三涑大巢。餘賊精銳尚八百人，聚九連山。山四面險絕，惟一面上。賊設礮石滾木拒之，官兵不敢近。守仁乃令官兵衣賊衣，抵暮，詐為賊敗奔者上山。賊見之，果相招呼，官兵乃得渡險，遂扼其路。賊覺，急御，則大眾已闖入矣。賊不支，乃退走潰出，官兵先四路設伏待之，擒斬略盡。餘徒二百人慟哭請降，守仁納之。相視諸險隘，以和平地方控扼三省，奏設縣治。下部議，從之。遂班師。捷聞，賜璽書褒賞，餘功賞賚有差。南贛自此無警矣。

谷應泰曰：

正德濁亂，群盜蠶起，而江西之盜有五：大帽山者號贛賊，仙女寨、雞公嶺者號華林賊，瑪瑙寨、越王嶺者號靖安賊，王浩八為桃源賊，樂庚二、陳邦四為東鄉賊。自江西副使周憲戰死華林，總督陶琰再撫浩八，而二賊稱最劇矣。至巡撫周南平贛賊，知府李承勳平華林、靖安，參政胡世寧、吳廷舉平桃源、東鄉，當是時，陳金、俞諫實筦節鉞，承勳、廷舉功最出奇，經營九載，至正德□一年而南贛賊黨略平。皇靈未暢，苞蘖旋萌，於是江西之賊復有四：藍天鳳等為左溪賊，謝志山等為橫水賊，鍾景等為桶岡賊，池大鬚等為涑頭賊。新建以廷推舊望，簡荷新銜，規畫山川，廣行間諜，親破賊巢者八□餘，增設縣治者二，特設南贛提督軍門者一。自正德□二年受命，至□三年而江西賊悉平矣。

夫諸臣平賊，遲而變隨，新建平賊，速而賊定。蓋江西南臨百粵，北枕大江，東連閩嶠，西接荊蠻，地延千里，址交五省。又有崇山峻嶺，鳥道叢篁，車騎不得長驅，米芻不得時給。王師直指，則鳥遁深林，振旅還朝，即鼠謀竊發。揆其形勢，則決地之翼不能離巢，徑丈之鱗終難失水。然而尉陀有七郡之計，任囂效坐大之志，庾嶺以南，舉足非國家有也。當四賊再發，涑頭遠在汀州，桶岡實處楚境，左溪、橫水連互其中，彼且視狡兔之窟，成率然之形，漢天子有神靈，豈能從天而下乎？而當時議者動思言撫，此何異招麋鹿於金鑪，呼亡猿於朱檻？有躑躅倘佯去之惟恐不速耳。撫不就而用剿，徵調狼狽，兼招苗峒，劫掠性成，罕知王制，引入內地，恃為長城。賊甫獸駭，我已鷓鴣，賊苟帖耳求生，則我已受之恐後矣。羈縻勿絕，豈久安長治之道也哉！

新建悉罷客兵，自募鄉勇，養兵數月，觀釁旬時，德裕築籌邊之樓，文淵畫聚米之勢，猶慮賊兵四出，牽制我師，偽撫涑頭，佯委桶岡，使皆懷疑觀望。徘徊之間，鼓行而進，直搗中堅，奇兵雲擾，鐵騎颯馳，橫水覆巢，左溪失險矣。桶岡既斷右臂，王師已入門庭，兼兩寨逋逃自相駭觸，乘其破膽，一鼓遂登，兵法所謂「出其不意」者也。涑頭愚狡，新建玩弄股掌，賊首池大鬚等皆千里誘致，縛之樽俎。渠魁已在檻車，天兵已薄賊險，而彼且鼾寢晏然。鼓角一鳴，千山聲動。賊於斯時，登陴授兵則一木不支，倉皇出逸則四面楚歌，相顧解甲，慟哭請降。武侯五月渡瀘，而南人不復反矣。夫江介嶺表，限在天南，拊背扼吭，專支閩外。楊仆樓船，馬援銅柱，比之新建，何以稱焉！